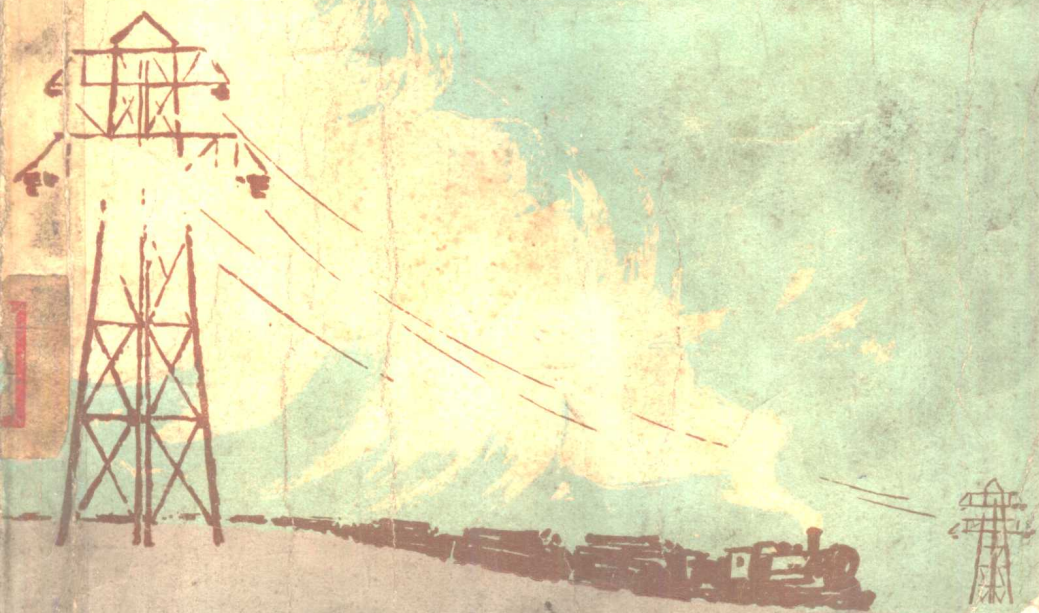


沸腾的群山

李 云 德



沸騰的群山

李云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这部长篇小说，写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工业战线上的斗争生活。

一九四八年，我軍解放了辽南一座矿山，可是它已横遭日寇和国民党的疯狂破坏，成了一片废墟；矿工也流离失所，成了无业游民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小说展开了比较广阔的描写，突現了在恢复生产过程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。按照资产阶级的观点，要恢复生产，必须借助于外国的器材和资金，而且时间至少需要十年。但矿山党的领导，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，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，领导工人群众，一面对反革命武装和潜藏的匪特进行了不懈的斗争，一面对矿山建设的资产阶级路线、保守思想以及各种落后的习惯势力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和教育，终于克服了重重障碍，不到一年就恢复了生产。矿山沸腾起来了。

小说以饱满的革命热情，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生动的人物形象，再现了战争年代的矿山生活，反映了毛泽东思想在工业战线上的伟大胜利。

沸 騰 的 群 山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1807 字数343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5\frac{1}{4}$ 插页2

196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(平)1-110000册 (精)1-10000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定价(3)1.35元

—

一九四八年秋日傍晚，副营长焦昆带领两连解放军，开赴辽南孤鹰岭矿。

阴云遮住太阳，如烟似雾的暮色笼罩着山野。峰峦起伏、蜿蜒连绵的群山，争雄似的一座比一座高。峻峭的孤鹰岭，青虚虚地高耸于群山之巅，岭上光秃秃的，乱石丛立，峭壁连片，最高峰上有块褐色大石，远远望去，象是一只蹲着的雄鹰。

焦昆对这个矿山很熟，六年前他曾在这里呆过。在前，他在农村铁匠炉学打铁，因为受不了小业主的气，跑到孤鹰岭矿来当矿工。那时，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解放区实行“三光政策”，把我解放区干部和青壮年押到矿山做苦工，当地群众称呼他们为“特殊工人”。焦昆在矿山接触过这些“特殊工人”，了解了一些革命道理和解放区人民的生活，因此对日寇和汉奸把头的残酷压榨强烈不满。有一天他乘机毆打了大把头金大馬棒，逃出矿山，到胶东当上八路军。此刻，他望着石峰，内心充满了喜悦，他想：日寇已经滚蛋，蒋匪军也逃走了，矿山终于归到了人民的手里。

拐过山脚，整个矿山都展现在眼前了。六年了，矿山没有改变，石峰仍然高耸，人工开劈的峭壁还是那么几片，洞子也没有增加，只是山上生长了一些灌木丛。但是沿山麓的建筑都垮了，厂房大部分倒塌，成片的房屋揭了盖，到处是断垣残壁，破砖烂

瓦，蒿草丛生，荒荒凉凉的几乎成了一片废墟。破小火車头和破矿車，藏在蒿草里，只露出些铁锈斑斑的头脚。建筑在石崖上的栈桥，只剩下个铁架子，孤零零地耸立着。

焦昆望着矿里的荒凉景象，原有的那种喜悦心情完全消失了，真没想到矿山被破坏得这样悲惨。

队伍接近矿山了。焦昆命令部队停止前进，派出一个班前去偵察，其余战士在原地休息。这时，他看见沿着山麓小道走来两个人。头里是个老头，披着破大衣，戴一顶破棉帽，背着工具箱。跟在后面的是个年轻人，扛着口袋。他看出这两个人象是矿工，便迎前几步，问：“老乡，你们是哪里的？”

老头高声回答：“孤鹰岭矿的矿工！”

焦昆听说他们是孤鹰岭矿的矿工，心里很高兴，又往前迎几步问：“老乡，矿里还有蒋匪军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他们在昨天上午都跑光啦！”老头加快了脚步，边走边说：“那些王八蛋都是属兔子的，胆小腿长，听说解放军打来了，吓得夹着尾巴逃跑啦！”老头来到部队跟前，热情地向战士们打招呼：“同志们辛苦啦！”

战士们说：“不辛苦，老乡们好！”

“好啊！”老头的二儿子在前年参加了军，所以他对战士们更加亲热，满脸堆笑地走上前说：“自从前年解放军离开矿山，我们就象盼星星盼月亮那样天天盼，这回可把你们给盼来了！国民党那些坏种在矿里这段时间，可把我们坑苦啦！”

焦昆打量着老头，见老头五十多岁，削瘦的脸膛，高鼻梁，嘴巴上一把短鬍髭，两眼闪着兴奋的光芒，一口山东腔，爽爽朗朗的。他觉得这位老矿工有些面熟，可是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，打量了一阵，试探地问：“你贵姓？”

“姓苏。”老头也禁不住打量焦昆一眼。

焦昆忽然想起来，这老头是老矿工苏福顺，便兴奋地一把抓住老头的手，紧紧握着说：“苏师傅，你还认识我吗？”

苏福顺一愣，后退一步，上下打量着焦昆。是他，高高的个子，红润的脸膛，重眉下衬着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，额上有一块伤疤，穿着一套崭新的黄军装，腰间系着宽皮带，英气勃勃的。他惊喜得“叭”地拍了焦昆一掌，说：“哎呀，是你呀！真没有想到，瞧你的变化多大，跟当年比，简直成了两个人，叫我怎么认识呢！”

焦昆笑着说：“那时候我是个苦力，现在是解放军啦！”

苏福顺打量着焦昆，说：“见到你，真叫人高兴！自从你在黑石沟暴打金大棒以后，我听到响了一阵枪，就很为你担心，不知你是不是逃走了。后来林大柱的姑娘秋妹悄悄告诉我，你藏在她家养过伤，没等伤好利索就走了，以后就没有听到你的信，想不到……”

“想不到我还活着。”焦昆哈哈大笑，拍了老苏一下说：“我还活着，活的好好的，那些法西斯可完蛋啦！”

苏福顺赞叹地说：“真有你的，有两下子，英雄！”

青年人听说他就是焦昆，就目不转睛地盯着他。几年来，他没少听人讲痛打金大棒的故事。焦昆在他的心目中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，早就想认识他。眼前的焦昆，果然很英武。

焦昆被年轻人看得不好意思，向苏福顺问：“这位是谁？”

苏福顺指着年轻人介绍说：“是我的大儿子万春。我们爷们都是矿工，指望着矿山吃饭。矿山垮了，我们的饭碗就砸了，现在只得到乡下做零工，盘炕砌烟囱，一天挣个三升二升的粮食好糊口。”

“你們受苦啦！”焦昆拿出烟卷來招待爷儿俩，自己也点着了一枝，問：“林大柱还在这里嗎？”

苏福順說：“他还住在后山沟那間小草房里。老林是个老实人，不会投机取巧，矿山不开工，他一点招也沒有，愁病了，一病就是好几个月，現在刚刚好。多亏秋妹能干，要不然就更糟了！”

焦昆听苏福順提起秋妹，就想起那个总是纏着他，要他讲革命故事，教革命歌曲的小姑娘，說：“秋妹能干什么？一个小姑娘。”

“小姑娘，現在是个大姑娘啦！”苏福順微笑着說。“你算算看，你离开林家已經六年了，她由一个十五岁的小丫头，长成一个二十来岁的大姑娘了。”

焦昆点了点头，禁不住地笑了。

苏福順說：“秋妹真是个好姑娘。她很能干，扛起鋤头能耕田，放下鋤头拿斧子，丢了斧子使針綫，白天晚上的干，比一个小伙子都强。”

苏万春說：“秋妹常念叨你，她說她就是女孩子，不然也要象你一样到解放区去。”

焦昆想起在林家时，秋妹当他的面就說过这話，沒料到她念念不忘。他又問：“古尚清还在嗎？”

“在。”苏福順說。“国民党在这里的时候，老古上了工，后来跟工头干了一仗，挨刷了，也象我們一样靠下乡做零工糊口。”

焦昆很有兴趣地听他們介紹，向他們打听一些熟人情况。苏家父子向他一一做了介紹。可惜有的人已經去世，許多人都不在矿山了。正談着，先进矿山的偵察員回来报告，說蔣匪軍确实在昨天全部撤走了。焦昆命令队伍繼續前进。

队伍沿大道前进。苏家父子跟着队伍一起走。在交談中，

焦昆告訴蘇福順：他由林大柱家里走了以後，經歷了千辛萬苦跑到膠東，在那里參加了八路軍。从那以後，他拿起槍，轉戰在膠東各地。“八一五”光復後，隨部隊開進東北。三年來，他轉戰在遼吉兩省。昨天攻占了附近縣城，團首長知道他熟悉礦山情況，派他帶兩個連的隊伍，進駐孤鷹嶺礦。

蘇福順暗暗替焦昆高興，他死里逃生，現在成了個雄赳赳的解放軍幹部。他問：“這回解放軍走不走啦？”

焦昆肯定地說：“這回不會再走啦！國民黨快完蛋了。這幾年來把國民黨打得落花流水，現在他們只剩下幾個孤立的都市。我們正在包圍攻打他們，東北全境解放的日子就來到了！”

“好極啦！”

蘇福順興奮地瞅瞅隊伍，隊伍邁着整齊的步伐，雄赳赳地前進。

解放軍進駐礦山是第二次了。第一次是在“八一五”光復的時候。八路軍在礦山駐守了幾個月，那時候礦工們對共產黨和八路軍雖有好感，但看八路軍力量不大，怕呆不長；又由於有正統觀念，對國民黨還存在幻想，以為國民黨進來就會開礦。不料蔣匪軍一進來，就大肆破壞，盜賣器材，敲詐勒索，無所不為。礦工們受到了教育，幻想破滅了，這才認識到共產黨是人民的救星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解放軍身上。盤踞在礦山的蔣匪軍，昨天上午逃盡了，大家就盼解放軍快開進來。現在解放軍開到了，帶隊的又是熟人，蘇家父子高興極啦！

蘇福順的眼光一会儿看看戰士，一会儿又落在焦昆的身上，問：“你呢，你也能在礦山長期呆下去嗎？”

焦昆搖搖頭說：“不能，礦山主管一來，我們就交給他。我還得去打蔣介石，礦山的事咱管不着。”

苏福順听焦昆說不能留在矿山，心里有些不高兴，遺憾地說：“若是你能呆下去該多么好，你对矿山熟啊！”

焦昆笑着說：“我再熟也沒有你們熟，你們才是矿山主人。将来領導一到，一切都会有很好的安排，你們放心吧！”

苏万春問：“解放軍开矿嗎？”

焦昆肯定地說：“要开的，不过不是解放軍，是人民政府，将来你們要为恢复矿山多出力啊！”

苏福順深深叹了一口气，說：“惨哪，矿山破坏得不成样子啦。你瞧，厂房都是有墙无盖，变电所完全給毀了，机器丢的丢，毀的毀，連一件完整的也沒有了。排水系統不能使用，破碎机遭到严重损坏，运输路綫、机車也完蛋了。”他用手一指，說：“你瞧，办公室和那一片宿舍象什么，簡直成了一堆堆破磚烂瓦啦！”

焦昆朝苏福順手指的方向望去，那一片破烂不堪的惨象，实在叫人痛心。

苏福順繼續說：“矿山的工人也都散啦。鬼子刚垮台时，把劳工和‘特殊工人’遣散了。其他的矿工，有家的回家，沒家的也到別处去找出路，留下来的就剩下象我們这样人家。我們一大家子，农村沒有人，到別处也不容易，只好在这里挨餓受冻，一挨再挨，若是矿山再不开工，也得走啦！”

焦昆安慰他說：“你放心，矿山一定要开工。”

队伍来到小鎮边，由单行变成四路纵队，雄赳赳地开进鎮里。小鎮的街道两旁，到处都站滿了人。矿工和他們的家属都来到街头，白发蒼蒼的老头，衣服襤褸的儿童，連姑娘媳妇都跑出来了。人們看見雄赳赳的队伍开进来，立刻响起一片欢呼声。

焦昆望着那些矿工弟兄，感到很亲切。人們的热烈情緒，深深使他感动。他理解人們的心情，明白人們对党、对解放軍抱有

很大希望。他想：等到矿山开工就好啦！

部队刚刚住下来，焦昆还没有安顿好，护矿队长就要求见，焦昆让通讯员请他进来。

焦昆看进来的人有四十来岁，矮胖子，黄蜡色的脸膛，贼眉贼眼，鬍鬚很重，一开口露出二鬼把門的金牙。他从那人的举止动作上看，知道这人不是矿工，不用說，是个把头。但他仍然客气地让坐，給客人一枝烟。

矮胖子接过烟，就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周彪，担任护矿大队长。”接着凑近油灯把烟点着，深深吸了两口說：“官长一路辛苦，来到我們这偏僻的小鎮，沒啥招待的，实在不过意！”

焦昆沒有时间听他閑扯，就說：“我現在很忙，还不能跟你长談，矿山情况，等将来找时间咱們再詳細談，請你准备一下。如果你有紧要的事就說說。”

周彪沉吟了一下，說：“弟兄們要我来請示一下官长，現在不能开点錢，給些粮食也行。护矿队员們两三个月沒有得到錢，大家都餓着肚子啦！实不相瞞，我家里今天就沒米下鍋，那些队员就更不用說了。大家都盼望共产党解放軍，說是解放軍一来就有飯吃，都等着哪！”

周彪說完，两眼盯着焦昆，看他有什么反应。

焦昆明白周彪的用意，这是有意出难题，心里很恼火，但他思索了一下，站起来說：“好吧，你們要好好护矿，粮食問題我們設法解决。”

周彪走出去后，焦昆在地上踱着步子沉思。在早晨接受进驻矿山的任务时，就料到到了矿山会有許多事要解决；果然不出自己所料，刚住下就找到头上。他虽然知道周彪是有意給部队

为难，但是矿工餓肚子总是实情。他认为要接收矿山，首先就要养活起矿工，粮食是当前的重要問題。可是，現在連部队都沒吃的，哪有粮食給矿工呢？他正在沉思，忽听山里传来枪声，便迈步走出去。

仗是在东边深山里打响的，机关枪、步枪响成一片，离矿山很近，在暮色迷蒙的山脊后閃着火光。焦昆望着有些疑惑：据偵察，蔣匪軍在昨天就撤到沈阳，矿山附近已沒有蔣匪軍。为什么还有敌人活动呢？敌人是跟哪个部队打上了呢？他听枪声很激烈，认为需要派队伍去支援和防范，便立刻向身边的通訊員說：“让司号員吹号，队伍馬上集合！”

通訊員应了一声，馬上去找司号員。

集合号声一响，队伍迅速集合起来。焦昆命令一个連上山布防，他亲自帶領一个連，跑步奔赴东山。队伍刚跑出鎮郊，东山的枪声稀落了，有二十几个人順沟脖子急匆匆地向孤鷹岭鎮奔来。那群人看見了焦昆带的队伍，高兴极了，离老远就喊：

“解放軍同志，你們先到矿山啦！”

焦昆看那队人穿的灰衣服，知道他們是地方部队，但他还是警惕地喊：“你們是哪一部分的？”

“我們是孤鷹岭鎮区政府的！”

两股队伍会合到一起，区政府队伍里走出一个人，拿出县政府的公文，說：“哪位是焦副营长？”

“我就是。”焦昆伸手接过公文，看了一遍，向那人說：“你是俞区长？”

那人点点头說：“我叫俞立平。县里通知我們說，焦副营长帶領队伍进驻矿山，讓我們来孤鷹岭鎮建立政权。”

焦昆打量一眼俞立平。这人細高个子，削瘦的脸膛，眼睛不

大，但明亮有神。他穿着一套灰制服，全副武装，风尘仆仆，不用問他是个飽經战火鍛煉的干部。焦昆心里很高兴，說：“区长同志，你們来得好，快把政权建立起来吧。你們方才遇見了国民党軍嗎？”

“不是国民党正規軍。”俞立平說。“我們方才在东山沟同土匪干了一仗。这股土匪是些逃亡地主、伪警察和慣匪在領头，有三百多人，头子是金大馬棒。”

“金大馬棒？”焦昆注視着俞立平問。

俞立平說：“金大馬棒是他的綽号，真名叫金海川，原来是矿山的大把头，也是本县的头号大地主。解放了，他逃到沈阳，被国民党委任为本县保安团长。在国民党供应下，組成了这股地主武装，活动很猖狂，砸过两三处区政府，对矿山也是威胁！”

焦昆說：“这个人我知道，是个殘暴的家伙，血債累累，是矿工的死对头。”

俞立平有些不解，問：“你怎么知道他呢？”

焦昆說：“我怎么会不知道他。六年以前我在这里当过矿工，跟他打过交道。”

噢，原来是这样啊！俞立平非常高兴。他觉得矿山有了两連正規軍，又有这样的領導，这就有了靠山，可以放心大胆了。他高兴地說：“这太好啦，焦副营长对矿山这样熟悉，一切都好办了，但願你长期駐在矿山，咱們好为恢复这座矿山共同出力。”

焦昆說：“长期在这里是不可能的，不过，住一天总要出一天的力。走吧，回鎮里吧！”

队伍回到孤鷹岭鎮，俞立平随焦昆来到营部。一进门，焦昆就向他說：“区长同志，矿区很重要，又很乱，这里有許多問題需要你解决哪！”

俞立平說：“焦副營長，咱們共同研究一下吧！”

焦昆請俞立平坐下，說：“礦山破壞得好慘哪！這回解放了，可不能让它再受破壞。我們要很快把它接收過來。別的暫且不說，重要的是糧食。礦工們都在餓肚子，繼續流散，這多可惜，我們得幫助他們解決困難！”

“是呀！再不能讓礦工們流散了，我們得設法解決。”俞立平摘下掛在身上的盒子炮和掛包，拍拍掛包的灰塵，微笑着說：“現在我是兩手攥空拳，任嘛沒有！政府的印章和公文都在掛包里，幹部就我這麼一個，再就是區小隊有二十來個人。再說，農村現在也很苦，附近連續兩年遭災，加上拉鋸戰爭，蔣匪到處搶奪，搞得民不聊生，很難征到糧食，實在困難。礦山屬於遼南鋼鐵公司，他們來人接收就好啦！”

焦昆覺得俞區長的話也是實在的，現在他很難弄到糧食。沉默了一會兒，說：“我們不能等待，應該積極想辦法。你快向縣政府反映，縣里也許會弄些糧食來。還可以組織工人搞生產自救，同時要向礦工們展開宣傳，安定人心。”

俞立平點點頭說：“好吧，我盡量去辦！焦副營長，我先去安置一下，明日再談！”

焦昆送俞立平到門口。隨著俞區長遠去的身影，焦昆望望山野。夜色蒼茫，峭壁懸崖已看不大清楚，只見黑巍巍的峰巒輪廓，孤星在齒狀的山巔上閃爍，銀河已被雲彩遮掩，周圍一片寂靜。遠處傳來狗叫聲，山谷里發出“汪汪”迴響，使人產生神秘莫測的感覺。

二

清晨，太阳还没升起，群山上空布满浮云，山野里静悄悄的。小镇里没有小贩的叫卖，也没有孩子们的喧闹，只偶然传来孤零零的雄鸡啼声。不久，失业工人们出动了，他们背着工具、口袋，还有的担着挑筐，三三两两结伴下乡去做零工或做生意。一群衣着槛褛的孩子，拿着镰刀和绳子，吆吆喝喝上山去砍柴。

焦昆走出屋子，望望荒凉的山野和冷落的小镇，心情很不愉快。他记得：矿山开工的时候，每到清晨，催人下井的汽笛声一阵紧一阵，接着就响起一排开山炮。现在却是一片荒凉，冷冷清清，矿工们不是上山去开矿，却背着工具下乡去流浪。他想：多啥能响起汽笛声和炮声就好啦！他看见值星的夏连长，就令他把排级以上的干部召集起来，一同上山去看地形。

夏连长应声去了。不大的工夫，全体干部到齐，焦昆带领他们上山。

他们登上山顶，太阳已经很高了。金光在群山中闪耀，山野的一切景物都很清晰。焦昆举起望远镜往西望望，越过几座起伏的丘陵，便是一片辽阔的原野，一马平川望不到尽头。一座座村庄，象棋子似的点缀在田野里，一条大河穿过村庄奔向天边。他转身往东北望，嘿！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峰峦起伏，蜿蜒连绵。山坡上、峡谷里到处是灌木丛，不时出现一片树林。弯弯曲曲的道

路，好象小蛇一样盘着山岭钻进树林。散布在山沟里的村庄，有的藏在大树下，有的紧挨石壁，只能看见小小的屋顶，许多地方只能看见升起的炊烟。

这一带确实适于土匪活动，进而可毁矿山，切断铁路线，退而可潜入深山隐藏。若是山村里的居民不发动起来，土匪就不易剿灭。焦昆望了一阵，放下望远镜，向几个连排干部说：“据俞区长说，金大馬棒糾合了二百多名匪徒在这一带山区活动。这些匪徒里有的是逃亡地主，有的是伪宪警，也有些人是惯匪。这些家伙很狡猾、顽固。另外还应该看到，沈阳还有几十万匪军，也可能窜犯矿山。蒋匪在东北全部垮台，必然要留下许多特务潜伏下来，对付这些敌人不是件简单事。”

夏连长跟几个人交换了一下眼光，问：“焦副营长，我们真的要长期驻守矿山吗？”

焦昆说：“我们驻守一天就要负责一天，一定要研究好敌情，布好防，绝对不许麻痹！”他说完又举起望远镜观察地形。最后，制订了一个布防方案。

连排长们向山下走去。焦昆留在后边，居高临下，望着各处，看见那些熟悉的景物，唤起了一些回忆，但多是辛酸的。他沿着岗梁向东走一阵，往后山沟里望望，看见在山谷里有几座小房，靠北头一棵大柳树下就是林大柱的家。六年没有变，仍然是矮小的草房，不过有些歪斜了。他望着草房，禁不住想起六年前打金大馬棒的事。那天晚上，风雪交加，凑巧在黑石沟遇见金大馬棒，他看四处无人，一棒把金大馬棒打倒在地。他正想结果那个恶魔的性命，忽然有几个矿警赶来，只得扔下棒子往山上跑。矿警向他开枪了，他刚跑到岗梁，腿上中了一弹。他顾不得伤口，咬着牙继续奔跑，跑到山坡就摔倒了，连滚带爬来到林大柱

的門前。林大柱開門一看是他，忙扶進屋子裡把他藏起來。林大柱不顧敵人搜索，留他在家里養了半月傷。為了防止意外，沒等傷口全好他就離開了林家。

一路上，焦昆正回想着林家一家人對自己的關懷照顧情況，看見山路上走來一個姑娘。她挎着一個籃子，邊走邊唱《紅纓槍之歌》，當她看見崗梁上有一個軍人，遲疑不想往前走了。焦昆聽她唱的歌，猜到她是林秋妹，便大聲試着問：“同志，林大柱還在這山下住嗎？”

姑娘聞聽便站下來，驚異地望着他。

焦昆看她站下來，認定她准是秋妹，便向前走去。稍近，他看清了，那不是她是誰，還是梳着一條粗辮子，還是額前留着劉海。由於頭髮遮了前額，臉蛋兒顯得圓圓的，眨着一雙烏亮的大眼睛，那麼驚訝地望着自己。真是女大十八變，五六年沒見她就長得這麼高，成了大姑娘了。他親熱地說：“秋妹，你的個子長高啦。”

林秋妹仍然驚異地打量着焦昆，還沒有認出他是誰。

焦昆走到她的跟前，微笑着說：“你怎么楞住啦，連我都不認識了嗎？”

林秋妹終於認出來了，驚喜地往前走了兩步，說：“你是焦大哥！哎呀，你這是從哪兒來的，真沒有想到！”

焦昆哈哈大笑，說：“怪不得你不往前走了，我這個挎盒子炮的大兵，惹你怕了吧？”

林秋妹腼腆地笑了，臉上浮起一層紅暈。她說：“哪里會想到是你，你變得這樣威武，若不是你先說話，我可真不敢認你。”

焦昆說：“你的變化也不小，長了這麼高，出落得成了大姑娘了。”

林秋妹笑笑，禁不住地低头瞅瞅自己的身材，她好象今天才发现自己长高了。

焦昆問：“你爸爸在家嗎？”

“他过岭了呀。昨晚他听说解放军进了矿山，就急着要过岭去，让我妈劝住了，今天他起早走了。”林秋妹說，“自从你走以后，我爸和我妈一直挂在心上，怕你给日本鬼子抓去，怕你的伤口再犯，怕你有个好歹，过了一年又一年，总是没得着一个信。他们要知道你回来了，不知道怎样高兴呢！”

焦昆听秋妹的话，深受了感动。他说：“这几年你们受苦了！听说你爸爸病了好几个月，现在他好利索了吗？”

“他刚好。”林秋妹把他爸爸在这几年的经历向焦昆讲了一遍，問：“焦大哥，矿山招人的时候，还能不能要我爸爸啦？”

焦昆肯定地说：“能要！你们的苦日子有头了，矿山一开工，不单你爸爸可以上工，連你也可以上工！”

林秋妹惊异地問：“我也能上工？”

“能！”焦昆說，“而且还要跟男工一样同工同酬，女的不会再受歧视了。”

林秋妹隐藏不住内心的喜悦，满面春风，两眼闪闪生光。她邀请焦昆到她家，焦昆看了一下表，說：“今天沒有空，改日再去吧！”

焦昆和林秋妹分手了。林秋妹奔向小鎮，焦昆往驻地走去。

一連战士扛着鍬、鎬上山去挖战壕。护矿队员拿着木棒，三三两两在山麓游蕩。焦昆望着荒凉的矿山，心里有些焦急，他希望矿山的领导快一些来，自己是带部队来占领矿山，而不是来接收矿山的。矿山的事很乱，有許多問題自己不好处理。他准备回去再找俞立平商量商量，看看是否可以設法搞到一些粮食。